

人生论

龚 群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912.1 - 108506
90-63

人 生 论

龚 群 著



S011567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0715



S0115675

人 生 论

龚 群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7.625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189 000 册数：1—3 000

ISBN 7-300-01016-4

D·143 定价：3.70元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寻求人生的智慧.....	3
一、智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	4
二、两种超越路向.....	9
三、智慧的转化与充实.....	15
第二章 我从何处来.....	21
一、认同.....	22
二、困惑与觉醒.....	29
第三章 生存的要义.....	43
一、自爱.....	44
二、仁爱.....	54
三、两情相合.....	63
四、关于仁爱问题的现实思考.....	65
第四章 性爱.....	72
一、人人所具有的厄洛斯现象.....	73
二、生命的毁灭与实现.....	74

三、引人向上的欲望	78
四、爱，是一种责任	84
第五章 自我的主宰	
——人生责任	90
一、生之自由：人的主体性	91
二、自由的限度与选择自由	96
第六章 生存的基调	
——人生态度	109
一、精神的样态	110
二、痛苦与人生	113
三、知足与进击	120
第七章 我在世界的位置	
——人生价值	134
一、生活的意义	135
二、价值追寻	144
第八章 希望的宏愿	
——人生理想	156
一、源自生命深层的精神	157
二、人是自我的创造者	161
三、理想，现实与未来	166
第九章 精神的底所	
——信仰和信念	171
一、心灵的城堡	171

二、非理性精神	179
三、理性精神	183
第十章 幸福的渴望	194
一、终极的趋向	195
二、道德与幸福	199
第十一章 死与不朽	212
一、灵魂不朽	213
二、生存中的不朽	222
三、生命与不朽	227
跋：生命的探寻	233

序

人类在不断向外探求、向外扩展的同时，不断反求诸己、反躬自问，这也许是人类思维的一个本性吧。因此，“认识你自己”这一铭刻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的古老格言，就具有它的永久的激励性：只要人类存在，人对自身的探求就不会完结。

对人生的自我认识永远是每一代人不可回避的自我责任。如何把握人生，如何认识社会，又总是青年人思考的重心。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人生的自我认识是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的。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引发的历史与现实的碰撞、外来文化的影响等等，使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人们的人生课题有了远比以往更为丰富的内涵。因此，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在自我人生这一层面上，我们怎样才能把握自我，献身社会，把个人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不能不说是有着深入探讨的价值意义的。个体人生的自身的价值，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关系，都是具有新的历史含义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不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去把握，我们就不能回答好现实的人生问题。

人生问题不仅有社会普遍性的一面，还有个体特殊性的一面。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生的意义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紧密相关，个体生命存在的方式决定了人的生存感受具有的特殊意义。具体的人生是有生命存在的个体的人生，因而，人在生活中，不仅有社会关系，而且有生活的希望和理想，还有幸福与不幸的感

受。生命的感受、情感的制动，是人生的基本层面，其状况又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人生价值观，影响着生存态度。当然，个人的幸福与不幸有个人自身的特殊性，但怎样以正确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遭遇与感受，怎样过好自己情感生活，从而使自己的人生永葆朝气和创造性，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从人的生存感受出发论述人生问题，本书仅是一个初步尝试，并且本书是在面向青年学生讲授的基础上写成的，因而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也仅是一个开端。同时，囿于本人水平，纰缪疏漏在所难免，诚恳希望得到青年朋友们和学术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本书稿的讲授和写作，得到了王殿卿老师的热情鼓励和支持。本书的出版发行，得到了罗国杰老师、李淮春老师、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学院德育教研室的大力支持；张鸿宇、钟立等同志为誊写书稿，王丽云同志为此书的编辑出版，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于寓所

第一章 寻求人生的智慧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

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条河，这生命的川流，时而澎湃，时而平缓，然而，不管是奔腾还是淌流，它总在向前。只要我们在生活着，就有一片未知的生存时空，在等待着我们，在召唤着我们，或者在威胁着我们，使我们得以拿整个身心去领受它，得以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得以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处所，使我们无虑无顾地前进。因此，我们在生存，就在探寻。我们不是只有感受到了“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才来探讨人生的。我们必须主动迎接迎面而来的生活，抓住我们应当抓住的生存的根本。这一根本首先就是生存的智慧，即被生活的种种现象所掩蔽了的闪光的金子——人生智慧。

人之所以到自然界去寻觅金子，是由于人对物质利益的渴求；而人之所以需要智慧，是因为人希望自己活得明智一些。人们总是斥责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的糊涂生活为“活得像头猪”。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有自我意识和精神，能感受

到自我的存在和外部客观世界的存在，并能以自己的心来指挥自己的行动。人的生活是否有意义，人生是否成功，自然有其客观现实的原因，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我的理智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把握，取决于我们的勇气和信心。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有其意义，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事业取得成功，我们就需要把握人生的智慧。

一、智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

要过明智的生活，是人的清醒的意识对人的生活的一道至上的命令。我们正是带着这个至上的命令生存于世的。

然而，我们知道，生命的源泉不在于思想意识层面的理智，而在于内在的生存欲念、意志与情感。欲念和情志驱使生命之流不断涌现。只要我们有—得自于天然的自然生命，它的本能就是趋向于活泼的生存。生命的冲动、求生的渴望和生命中爱生存的情志是强烈而不可摧毁的。只要生命存在，只要我们不人为地扭折它，其求生欲念和情志便断断不灭。那么，我们为何又需要理智？

生存的欲念是生命的深层动因。但是，人要使生命充满勃勃生机，必须要有意识层面的清醒和理智的导引。非理性是生存之根，但人的生命不是仅依本能便能生存的。非理性的洪流必须纳入理智筑成的生命的河道，才能有生机。人区别于动物生存的一个根本点就是，人能够以自己的思想支配自己的行为。而且人在社会中的生存之步，是带着希望、理想，怀着目标向前迈进的。人必须克服一个又一个的生存道路上的困难和障碍，解决生活中不断涌现的一个又一个矛盾，驾驭着这一生命的航船在人生的汪洋中，驶向自我理想的彼岸。而没有理智，没有清醒的思维，我

们就会迷失生命的航向。

智慧是内心的光明，它照耀着我们生命的航程。人需要理智来指引生活，但生活又被人的理智所纠缠、所苦恼；人生需要智慧，而有了智慧的人生，又是很不安宁的。那么，智慧又是什么呢？

人们承认，没有智慧的人生是一种愚昧的人生，没有智慧就是内心的黑暗。智慧是人类个体的生存所必需的生命的功能。就人类而言，虽然人人具有获得这一功能的先天物质基础（人脑），但生命的这一功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获得的。智慧首先是通过一定训练获得的，即通过逐渐掌握生存技艺和科学文化知识这样的后天训练所获得的。其次，这一生命功能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能使人生存于这一人类社会，而且它还使人趋于完善。柏拉图曾为智慧下定义说：“智慧是使人完善化者。”^①人之作为人而存在，在于他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其中，智慧（理智）的功能就在于实现人的意志，支配自我的情感，从而使人具有作为人而生存的能力，并使人不断趋于自我完善。

智慧与人的生存相关联，它依人的内心生活的两个方面而区分为两大类。人的生活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外在生活，即人所置身于客观环境中的生活，这里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谓生活即是人们适应和改造环境的活动。二是内心生活，人的内在的情感、心境、思维等。内心生活又可分为两层：一是与外在生活息息相通的人的情感、理智、态度、道德要求。如遇到使人心情舒畅的事情就高兴，见到使人厌恶的事情就反感；遇到一件复杂的事情，需要抱一定态度，用一定心智去解决等。与人交往，须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人的道德实践，使人产生道德情感

^① 转引自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及道德理智，这种情感和理智本身又是直接见之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的。二是超脱于应付和解决具体问题，对现象背后的事物的一般、本质和普遍特征的思考，以及超脱于种种具体的人的生存状况，从对人的存在瞬间到对人的永恒性问题，即人生总体的思考。这两类思考的目的都在于求得人生的真谛，即在于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探究。人的内心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寻求智慧、获得智慧的过程。由此看来，人生智慧分为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与人的有限生命和有限的事物相关联的，它是实用型的，又是有限性的，可称为有限性智慧；二是超越于具体事物、具体生活之上的，是对事物之一般和对生存本体的认识，可称为无限性智慧。有限与无限并不是绝对断裂开来的，往往是有限中有无限，无限中有有限，而对某一种智慧而言，总是以前者或后者为主要方面的。但不论从哪方面看，智慧都是人得之于外在生活的、与外在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心体验，是高于具体生活的一般性思考。因此，人生智慧必然涵盖了人类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为一切科学知识产生与发展的原动力都是人类生活，并且人类生活必应用自己创造的知识文化才能运转起来。不过，这里仅探究相对独立于各门具体科学的、有关人类生活及生命本体的智慧问题。

与实际生活相关联的有限性智慧，就是生存的基本智慧。人们为了满足职业、情趣、娱乐、爱好、交往等等多方面的需要，必须具备使这众多方面的活动能够顺利运转起来的能力及品格。一定的能力和品格是最基本的人生智慧。这种能力体现在人对外在事物和环境的具体的综合的把握。这种把握就是人所掌握和运用的有关客观事物的知识。“知识就是力量”是说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可以转化为人掌握客观事物进程的力量，从而驾驭和改造客观事物，改造客观环境，这是人生的基本活动和基本任务。人类生活领域既无限广阔，又无限分殊，如人类的职业生活，几

千年来经过无数的分化组合，已形成了千百种形态。关系到人类职业的知识，就是门类繁杂的各种学科的理论与实践。一个人并不可能也不需要掌握所有与人类实践相关的知识，但他如果不掌握任何一门与具体生活相关联的知识，那他就无立身之本。因他若一无所能，只有靠他人和社会来养活，那他只是一个废物并寄生于社会上。同时，个人的品格也是人立身于社会之本。一个人不掌握最基本的立身处世的道德准则，不具备生活所需的品德、情操，不能以人的文明待人，那么，他不但得不到他人的尊重，而且要遭到他人的谴责，重者可能触犯他人的尊严，触犯他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甚至触犯刑律而自毁。因此，这种与实际生活相关的智慧是最基本的，是人之为人的生存所必需的。

对超越性生命价值、对人生的终极意义的追寻，就是人对无限性智慧的追求。人对无限的追求，在于生命根植于有限，又企求超越有限。对人的生存本体的认知，对生命与死亡，对我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的求索，对人的境况、价值的探询，是对生活的追问。在追寻者看来，只有追问了生命的终极意义之所在，人生的路才能走得稳健，生命才能充实。对生命所具有的这种涵盖一切的问题的探寻，似乎是不着边际、不切实处、不与具体生活问题相关的，但它确实是自我生命的根本意蕴之所在。例如，如果我认为我的生命毫无意义，完全绝望了，我也许就会自寻短见，否定这种无意义的生存。难道还有比这更能撼动人心的实际吗？自然，它是与人生之实际紧紧相连的。没有人对生活经历中的痛苦与哀叹、幸福与悲哀的体验，就没有人对自我生命、自身存在的意义的追寻。而关系到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又确实是升华了的、超越了具体存在的，它统御人生，君临人生的一切具体问题。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种具有统御一切的意蕴者，就是道，它具有形上性质；它高悬在人生的高空，又不离乎日用之间，并贯通于日用之间。在我们的

极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爱好对人生刨根究底，追思我们生命的意义，就会在我们的内心生活中萌发出与我们的平静的日常生活相对照的、更深刻更复杂的思想来。这种思想的闪光一旦照耀在我们淡泊的生活中，就犹如闪电划破沉寂的夜空，我们的整个身心都会为之颤栗；这种闪光，就是智慧的光芒。这种思想的萤火虫在每个人的心中骚动着、飞舞着。在我们人类当中，就有人想捕捉这种萤火虫，把它们集于一处，让光点变成一盏明灯，分外清楚地照亮人生。这种捕捉萤火虫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伊壁鸠鲁，近代文艺复兴以来的蒙田、帕斯卡尔、卢梭，中国古代的孔子、孟子、庄子、荀子等等，在他们身上，形而上的天赋多于普通人，而他们更是因感受到人生本体问题的驱逼而痛苦的人，对人生的总体与无限的追求，使他们力图去摘取人生的最高智慧之果。

对于这一束高悬于日常生活上空的智慧之光，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有着不同的领悟。淘金者对于什么是金子，会有绝对一致的看法，而哲人对于人生的最高智慧，则众说纷纭，在甲视为“金子”的，在乙可能视为“顽石”，在丙甚至可能视为“粪土”；结论的差异如此巨大，简直使人困惑不解。因而在某些人看来，哲人是痴人说梦。然而，我们并不因此停止思考，这反而迫使我们追寻我们认为是真知的东西。只有获得了这种真知，我们的日常生活才有一个通过思虑审视过了的态度，生命的价值才有一个最后的依托。因此，我们追寻那根本的意蕴，那人生的终极目标，可能徒劳无功，可我们还是要追求，即使追寻到的不是真理，而是真理的影子，我们也还是不会放弃。

古往今来，哲人们对人生终极问题探寻所得出的认识成果之所以具有无限的分殊性，是因为，哲人们是以自我的整个身心投入其中。人生的最高问题不仅属于个体，而且属于时代、民族甚至横亘于整个时空中的人类。然而，对人生终极问题的解决，总是

与个人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危机和觉醒、直觉和顿悟，与最能冲击、震撼特定个人心灵的思想激流相关的。因而正是在这一领域，回荡着众多个性殊异的哲人大放光彩的“千古绝唱”。只要我们真正地爱智慧，关心人生的意义超过生活本身，那么，我们就不会对哲人们闪耀着智慧的言语无动于衷，而是能够永远感受到哲人思想中的永恒的魅力之所在。无论他们是否为他自己和他的时代、他的民族找到了答案，都无关紧要，他们被困扰和所思索的人生终极价值的问题，则正是我们今天还在不断探索的。他们的思考也在开启着属于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的探寻。因此，不论前人说了什么，答案仍在于我们自己的探寻中；但前人无疑为我们开辟了探寻的道路。

二、两种超越路向

哲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把握普遍性，追求无限性。我们前面已述，人生的智慧可分为有限与无限两大类。然而，就哲学意义而言，追求人生智慧就是对有限的超越。不过，就其超越的方式而言，有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这样两种。这就涉及到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即我们的文化传统和西方的文化传统。

内在超越指的是从有限到无限。即重点从自我的生活、人际关系等出发来进行终极关切性思考。中国古代儒家的哲学把人的超越性发展看成是从个人自我开始而层层朝外打开的过程，即儒家经典《大学》所展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认为“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而修身所指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尽心知性，知性则知天，这就是说，人的内心深处可以超越地直达外在的世界“天”。在孟子的

唯心论看来，尽心知性，就是把人的善端扩充开来，把内在于人性中的道德之源扩展开来，这样不仅能使自己成为有道德的人，而且就能把握人类社会和宇宙的根本准则——人道、天道。实际上，儒家传统把天道、人道看成一个道，即人间的伦理准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把握的世界，是伦理化的，同时又是人与自然一体化的世界。这种超越性的把握，是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过程，从个人自我的道德自觉，一轮一轮往外“推开”获得的。

这种内在超越的智慧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注重人伦日用，即注重现实生活中的智慧，其中尤重人伦智慧，也就是说，尤重人际关系的道德调节。中国古代称人际关系为“人伦”，“伦”字的意思后世的注释家说是“序”，即表示一种秩序。得到儒家确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为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中前三伦的封建道德准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自汉代以来，成为封建道德的总纲。道家的“归隐”倾向中含有否定君臣关系的意蕴，但就《老子》的思想而言，不是要否定君主，而是主张君主的无为之治。五伦关系作为主要的人际关系，反映了以家族为基础的封建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传统文化认为，人伦关系合乎道德要求，天下就和谐、稳定。“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因此，人伦关系的道德准则在于维持一种基本的社会秩序。正因为中国古代哲人的着眼点在于人际关系，因此他们对于玄远的超越世界的问题，并不抱穷究到底的态度，而往往是存而不论。孔子认为，“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就是那强调要“制天命而用之”，要宰治自然利用万物的荀子，也认为利用自然但不求认识自然。他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古代哲人的“天”的概念，至少包含了自然之天和主宰人事的“天命”之天的涵义，而这两种“天”又不可分

割，其内蕴意紧密相关。但对天既然无知又何以能“制天命”？他认为，这在于人的群体的力量，而人能合群，则在于人有“礼”与“义”，有“礼义”才有社会等级秩序。社会的秩序组织健全巩固，就可以宰治天然，役用万物了。因而人生之首要任务是道德的训练。他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荀子·天论》）也正因为中国古代哲人的着眼点在于人际关系，因而人生的终极智慧并不是在玄远的超越世界，它就在人间社会的现实世界中。中国传统的终极智慧的客体是“道”，这个“道”就是伦理化的宇宙准则和规律。悟道即是对终极智慧的领悟。而“道”就在“人伦日用”的现实世界中，人伦日用也不能须臾离“道”。但是，“道”毕竟不是“人伦日用”的事实，因而道与生活究竟离合到什么程度，就全在于个人的理解和实践了。所以《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这个“道”就在百姓日用之中，说它是超越的，因为它确不是某一客观事实，然而，它又是最一般的凡人也可以了解的，可以践行的，但是，这个“道”的深刻意蕴，就是圣人也不能穷尽。不过，只要我们悟得此“道”，“道”就足以照明“人伦日用”。以中国禅宗的话来说，未悟道前是砍柴担水，悟道后也是砍柴担水。所不同者，悟道后的砍柴担水才有意义，才显价值。对于人伦日用有了某种超越的领悟，其精神境界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也就是说，这个道，开始于匹夫匹妇之间，达到最高境界，便彰明于天地之间，到处存在。

二、强调人的内在价值、人的尊严。中国内在超越的智慧观的基点在个人自我，即以“修身为本”。自我通过道德的提升，既通向人间世界，成就人伦秩序，又通向宇宙，与天地万物为一体。